

荆楚丹青

謝曉虹



■逸態

工筆畫與寫意畫，若以表現方式和技法而論，一為巧密而精細，一為簡易而意全；倘就審美取向而言，前者為盡其精微，後者重抒寫意態。儘管元以來文人畫的興盛曾使得評判的標準與發展的重心向寫意偏移，但整體看來，工筆和寫意確是中國傳統繪畫中並行不悖的兩條主線——雖然在很多時候，它們是以一種平行線的方式在進行。如果繞開兩者在概念上的相對性，也無謂材質、技法的區分，而從繪畫本身所表達的意趣來看，是否會出現交叉點？以此為前提觀謝曉虹的作品，會發覺在她的工筆畫與寫意畫之間，並沒有非常明顯的界限。這種界限的模糊性，源於其作品所呈現的某種一致的狀態。

■文：胡鶯

對 女性生活狀態的描繪與書寫是謝曉虹作品的一個特質。從古典仕女到都市麗人，她的畫面中總是傳達出婉約、細膩、柔美等等典型的女性特徵，然即便如此，我也並不希望從女性繪畫或女性主義藝術的角度去探討謝曉虹的創作，只因其作品中有著更為重要且更合乎實際的關注點，比如對生活的體悟和對現實的思索。

《逸態》系列是謝曉虹的佳作之一，也是一組看似頗為輕鬆的畫面。疏簡的構圖與單一的情節，顯現出「純質而清淡」的效果；從容的筆墨和恬靜的敘事，渲染出「真率而閑雅」的意味。畫中主體為現代都市女性，場景、道具卻屬於古典語境。賞樂彈琴、泛舟垂釣、放飛紙鸞……這是我們在都市中所嚮往的生活，也是一種難以捕捉的閑逸狀態。較之此前同為都市水墨系列的創作《女人狀態》，《逸態》已脫離了其間略顯空寂的落寞，及隱隱的不安和焦慮，也減去了多餘物件的羈絆，並從封閉的空間走向了開闊的視域。

都市題材繪畫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已成為藝術介入現實的一種重要表達方式。這種方式多著眼於個人情感體驗、和生存狀態有關，但並非一定是抨擊與揭露，頹廢或消極，它可以是取捨與疏離，也可以是超越或釋放——因為其與生活相通。在都市景觀中，人口密集、高樓林立、車水馬龍、行色匆匆、燈紅酒綠是一部分，多樣包容、貯存文化、傳播交流、時尚優雅、小資情調亦是其構成要素。於是，當古典情景和傳統水墨，與現代都市生活相遇，造就的便是一種狀態，兩類映像：都市裡的古典，依然是那般隱逸和閒適。

舊影間的歷史

謝曉虹作品中的古典仕女，並沒有被限制於某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更多時候是作為一種表意和指代的符號。《畫堂錦繡》與《舊影》系列中的女性形象，也許是《紅樓夢》中端莊秀麗的才女，也許是李清照詞中凝重感懷的知識女性，又或許是張愛玲小說中的那類蒼涼壓抑但渴望優美地生存的「小資女」。柳眉、細眼、櫻唇、纖腰，是畫中女性的共同特徵，均符合傳統的審美觀；屏風、香爐、折扇、硯台、圍棋、橫笛、几榻等文房清玩與生活用具，或作為背景設置，或作為敘事的環節穿插，與閱讀、品茗、對弈、演奏、清談等行為呼應，形成作者筆下色彩斑斕與婆娑綺紈的「舊影」。

在這裡，「舊影」不是「美人卷珠簾，深坐蠟蛾眉」的幽怨，不是「倚樓無語理瑤琴」的孤獨，亦不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寂寥，它是一種緬懷與想像、參照和對接。——縈繞其間的傳統與歷史，溫婉含蓄，盈盈脈脈。

所以，這類作品本身不是為了記錄與表述歷史，而是借用了嵌入歷史的傳統符號，試圖將其引入現代的生活方式中，通過描繪置身於「過去」的某一類女性群體悠遊雅致的狀態，來表達一種獨立、自在而富於理想化的希冀。

也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恆。」



■古琴台

工筆與寫意之間

謝曉虹簡歷

1989年畢業於湖北美術學院中國畫專業，藝術碩士。湖北省美術院創作研究部主任，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中國畫藝術委員會委員。

作品曾參加第七、八、九、十、十一屆全國美展，第四屆全國青年美展，第二屆全國畫院雙年展，第三、四屆全國畫院優秀作品展，中國藝術大展——歷史畫和主題性創作展，紀念誕辰講話發表60週年全國優秀作品展，建黨、建軍七十週年全國美展，第二屆全國體育美展等全國性重要展覽，並獲湖北省美展金、銀、銅獎多次，獲第一屆湖北藝術節「楚天文華美術大獎」和「屈原文藝獎」提名獎。作品被《美術》等眾多專業刊物發表介紹，多家美術館、藝術機構及個人收藏。出版有《謝曉虹——中國當代畫家自選小輯》、《都市言情》、《謝曉虹水墨作品集》等畫冊。



■謝曉虹



■杜鵑花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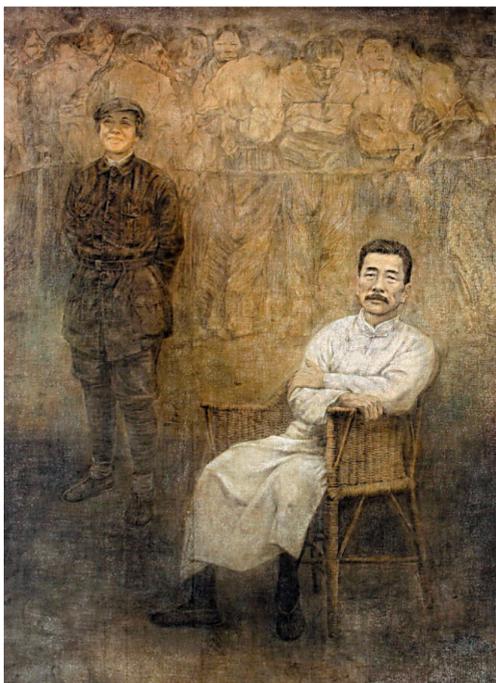
墨色中的印記

中國的工筆畫，當可溯自戰國楚墓出土的人物帛畫（其功能應是引魂升天的銘旌），到兩宋發展成熟，此後一段時期雖不及成為主流的文人寫意之盛，卻也不乏大家與力作，並在延續和變革中，逐漸確立起一套完整的技法體系與獨特的風格特點。及至當代，隨著社會的變遷和時代語境的改變，現代繪畫觀念、藝術思潮，各種媒介材料、手法等被引入工筆畫中，使其題材與表現手段不斷拓展，而且內容和形式也經歷著變化。在起稿、勾勒、賦色和層層暈染的過程中，我們便可想見與體味一幅工筆作品的精謹細緻和詩情畫意。

謝曉虹的一組被歸為工筆的作品《穆柯寨》、《古琴台》、《季節》等，一眼看去，似乎並沒有傳統工筆畫的寫實，也沒有過多的色彩渲染，甚至感覺不到線的存在，其更似蕭條淡泊的文人畫之境。《穆柯寨》選取的是京劇片段中的人物造型，場景的描述被混沌的墨色取代，情節的鋪陳全部讓位於人物的神情動態。——或者，多餘的敘事本就不是作者所關注的。相比而言，創作稍晚的《古琴台》在表現上顯然更加成熟與豐富。建築處於畫面中心，有殘荷、池水相映，周圍的環境被有意隱去，並蒙上一層薄紗般的色調，輔以斑駁的肌理。這是在時間侵蝕中逐漸褪色的影像，卻是腦海中揮之不去的一抹痕跡。《季節》在形式上是這組作品中最近傳統文人畫的，儘管它並沒有過多的象徵和隱喻。在皴擦點染中，樹木、屋舍、山巒、湖畔安然處於自然之中，這些被筆墨包圍的物象，簡單而真實。

如作品所示，小說演義締造了巾幗英雄的傳奇，文化古跡見證了伯牙子期的相知，四時之景蘊含著季節氣候的變幻……記憶掠過的風景，已成為墨色中永久的印記。

謝曉虹的繪畫，適合在靜謐中細細品讀，就像品味一杯醇美的咖啡或一盞清新的綠茶，閱讀一篇抒情的散文或一部唯美的小說；自然也可從中尋找畫面裡折射出的各類映像，去體會生活中的點滴趣味。這似乎又印證了「藝術點綴了人生，人生證明了藝術」、「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之類的話。——未免落於俗套了罷。但說到底生活又是什麼呢？這或許取決於各自心中所理解的狀態吧。狀態又作何解？那便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魯迅與史沫特萊



■兄妹開荒



■痕跡